



长篇社会小说

从野性谷走来的女淘金王

一个天涯浪迹女的心理轨迹

来自刘巧儿家乡的逃婚者

误入魔鬼圈套的西域流浪姑娘
母女共囚

夫妻囚

魔鬼、神仙、人——我属于哪一类

高耀峰 / 著

西部女囚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西部女囚

高耀峰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女囚/高耀峰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81139 - 966 - 0

I. 西…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7778 号

西部女囚

XI BU NÜ QIU

高耀峰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5.2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966 - 0/I · 112

定 价: 27.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敬献给那些在
人生的苦海中泅渡，在法律
的边缘徘徊，在道德的天平
上失衡，在心灵深处进行残
酷搏斗的女性们！

内 容 简 介

在中国西部的黄土塬上，有一个劳动教养所，关着三千余名劳教人员，其中有两百多名女性。这些人耕种着数千亩土地，通过劳动来强制改造他们的思想，洗刷昔日的罪恶。本书作者利用自己的省公安厅政策研究员的身份，经公安厅、司法厅、劳教局、劳教所的层层批准，获准独自一人深入到女劳教队对她们逐一进行访谈。起初，有女警陪着，后来，因为采访者本人是警察，又是来自上级机关，所以，就让他独自一人直接找女教养员谈话。作者利用这个极其难得的机会，深入采访半个月，成为自该所建所以来唯一进入劳教所直接采访的人，因此掌握了大量素材。这些女教养员中绝大多数是十七八岁至二十出头的女孩。她们中间有工人、农民、个体户、军人、大学生。虽然她们所犯的罪行迥异，但每个人都有一个凄婉感人，或者扭曲的故事。适逢国庆节，她们排节目，在全所演出；管教民警对她们做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对一些没有亲人的女教养员给予特殊的关爱……作者在采访中，被这些无数的故事感动得一次又一次流泪。

在此基础上，作者选取了八个命运最曲折，故事最感人的女教养员做进一步采访，挖掘她们的家庭、个人犯罪的心理轨迹，然后进行了再创作。这八个故事虽独立成篇，而又以作者的采访过程及女队管教民警的日常生活贯彻始终。选材独特，故事传奇，各不雷同。

目录

从野性谷走来的女淘金王	1
一个天涯浪迹女的心理轨迹	43
来自刘巧儿家乡的逃婚者	71
误入魔鬼圈套的西域流浪姑娘	101
母女共囚	131
夫妻囚	151
魔鬼、神仙、人——我属于哪一类	173
精神女囚	211

从野性谷走来的女淘金王

神秘的“台上”

“哪个男人顺眼我就和哪个男人睡觉”

冷冰冰的祁连山，野骆驼驮来一颗孽种

西夏王的高贵血统，天边来的杀人犯

为人妻——生命的欢愉

“山里的野狼都怕我们”

金场第一个新女老板

发狂发情的野性谷男人

让所有的男人都见识一下裸体女人

风云骤变——女老板亲自出马

深夜不辞而别，她要报复所有的男人

西部女囚

神秘的“台上”

深秋时节，西部高原上早已褪去了绿色。秋叶坠落了，秋草枯萎了，秋果落地了，黄土地露出赤裸裸的色泽，变得更加凄凉而蛮荒。

我奉了一项职业的使命，早上四点钟起床，乘一辆特殊的交通车去一个叫做台上的地方。我是第一次去这个地方，心里充满着完成任务的自信和迫切的心情，而更多的是被一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个极其特殊而又令人恐怖的地方，被称之为“台上”。

这个地名使我联想到青藏高原的天葬台。这里，似乎比天葬台更加可怕，更加荒凉。不过，据说这里没有成群结队、专吃剁成肉泥再拌着作料的人的尸体的神鹰，也没有天葬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和相似的地方，只是“台”字相同罢了。

“台上”指的是一个农场，也叫育红学校。

农场位于黄河西岸，离黄河有三十华里，黄河的支流通天河从台下的川里蜿蜒流过。川不大，有三四里宽，平平的，再往北是山，光秃秃的，山峰陡峭直立，几乎成九十度直角。一望无际的黄土地，难以忍耐的静谧，给人一种苍凉、悲壮的感觉。

到达目的地后，出来迎接我的是劳教队的队长。

女劳教队是全劳教所十二个劳教中队其中的一个队。按序列，归属第一劳教大队，在所有的劳教中队中，人数是最少的。但是因为特殊，所以把它单独放在一个地方管理。

这是一座围着高墙的城堡。堡门是向南开的。门前，没有水泥路面，而是一片黄土，不过打扫得相当干净，艳艳的太阳一照，给人一种原始美的感觉。

女劳教队队长罗秀青是十几年前从帕米尔高原部队转业来的。年约三十七八岁。她上身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花衬衫，下身一条警裤，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由于常年要带女劳教队员下地干活，她的脸色黝黑，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她脸上挂着姣美的笑容，十分生动，而且亲切和善。我很快就消除了因初次见面而产生的羞怯，以及可能给她添麻烦而产生的不安。

我已由场部领导和大队领导给她在电话里谈过，几句寒暄之后，她便麻利地给我做了安排。

“按我们这里规定，男同志和女劳教人员谈话，提审，不管是谁，不管谈啥问题，必须是两人以上，或者有我们女警陪同。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劳教人员中有人本身品质就不好，圈在这里，平时又不和男人接触，所以见男人就不要命了。当然，有的是想利用女人本身的条件达到点什么目的。所以，她们见到一个男同志和她谈话时，有的故意拿脏话挑逗你，给你卖弄风情；甚至还有人当你面脱裤子、脱衣服。这还倒罢了，你不理也就完了。可有的女人又告状，说你在谈话时强奸她，摸了她，答应放她，搞得你非常狼狈。前年这里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县公安局的同志来取证，一个女流氓突然脱了裤子扑上来，这个同志给了她几耳光，这下可好，这个女流氓从屋里跑出来大喊大叫，到处告状，那位同志有嘴也说不清，最后因为打犯人受到了处分。”

我听得心里直冒凉气。我虽在省厅工作，但也下过基层，帮办过不少案子。在派出所审查女嫌疑人，我领教过几次。她要么哭，要么闹，要么寻死觅活，你打不得，骂不得，轻不得，重不得。若是个小伙在胡搅蛮缠，你气极了，扇他俩耳光，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可对于女犯人你就不敢，怕背一个心术不正耍流氓的名声。所以，在派出所，在县公安局，警察们最怕办女人的案子。

有一次我在一个县局帮助办案。一天，看守所放风，这里放风因场地小，是男女犯分开放的。一个女流氓突然脱掉裤子一丝不挂地在院里跑，在院里看守的两个武警战士和一个年轻警察不知所措，竟不由自主地背过脸去。女流氓见无人敢管，更加得意地放肆起来，大喊大叫。一帮女犯人也呐喊助威。正在这时，五十多岁的看守所所长跑过来，从一把扫帚上抽出一根细竹棍，朝女流氓雪白的屁股上抽去。女流氓疼得惊叫起来，才乖乖地穿上了衣服。

“本来，我们应该派个民警陪你，公检法的同志来这儿调查一阵儿就完了，而且有个证明问题，所以我们都有人陪。可你不一样，是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时间长，本该也陪着，可眼下你也看见了，管着一百五十多人，一共只有六个干部，要昼夜值班，恰好又正是秋收季节，分三个组干活就得三个干部跟着。我们把值班换休都取消了，人手还是不够。所以，只有让你一个人‘赴汤蹈火’了。”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说：“怎么，真的怕了？其实没有那么玄乎，只是以防万一而已。她们告来了，我给你担着。再说，你是省厅的干部，水平高，见女人不会动心。”

我们谈笑一阵，她又说：“就在我的办公室谈话吧，钥匙给你。门口看门的是老庞和老张，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这几天不冷，太阳红红的，房子正好照上，你把门开大就行了，你坐在桌子那儿，让她们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万一有人朝你扑来，你快点跑就是了。”

她连唬带吓又安慰着，像一个精明的大姐姐，其实我们是同龄。

“好啦！等会儿你就可以开展工作了，我给你选的第一个人是个因流氓犯罪被判处三年劳教的。她经历复杂，富有传奇色彩，坏也够坏，可也让人同情。她的犯罪和她

险恶的家庭环境有极大的关系。她的父亲是个流氓，她被这猪狗不如的老畜生强奸了三四年。”

我只觉得头皮发麻，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她叫什么名字？”

“李兰香。”

“好熟悉的名字。”我脱口而出。

“是的，她的名字曾经轰动过省城，市民和官员都对她的事十分感兴趣，但那些不安分的狗男人和女人可都怕她怕得要死呐。”

我的情绪极大地振奋起来。李兰香的名声一度曾比当时的市委书记和公安局局长的都大，人人都说着她的故事，甚至添油加醋，越传越离奇。后来只知道她被抓了，没想居然关在这里。

我迫不及待地要解开这个谜。

“哪个男人顺眼我就和哪个男人睡觉”

李兰香走进来，一头散乱而蓬松的乌发，也许因为头发太长太多，遮住了耳朵、脖子、额头和面颊，所以显得她的脸盘十分瘦小，一点也没有红润丰满的样子，过早地失去了她青春的魅力。只是那条时髦的黑色健美裤和一件宽松的红衣服显示她的青春体态。毕竟还是如花的季节。

看不出忧伤，也看不出野性和本分的特征。我示意她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

她坐下来，毫不胆怯和羞涩地望着我，等我发话。

这是我来这儿以后第一个谈话对象，虽然职业的习惯和养成的气质使我完全可以威风凛凛和近乎冷酷地以审问的方式要求她说说她的过去，但我不想这样做，这毕竟不是搞案子，也没有必要把气氛搞得那么紧张、严肃。

我打算按自己的思路谈下去，“从我的衣服你可以看

出来我是警察。但我今天不办案子，找你来，不是挖余罪，也不是想通过你了解别人的犯罪线索，而是想请你谈谈你的过去，主要是从总结人生教训方面谈谈你走上犯罪道路的经过……”

她突然打断我的话，用嘲讽的口吻嬉皮笑脸地说：“你一定早知道了，我可是因流氓罪到这里来的。所以我的过去就是哪个男人我看着顺眼，我就和哪个男人睡觉，不管他年龄大小，不管他职务高低，只要我愿意。怎么，这些材料可是活生生的。你不是要写文章吗？只要你让我高兴了，我保证积极合作，给你提供最刺激的材料，让你一口气就写一本一百万字的畅销书，名字叫《富有性感的风尘女郎》，再配上我的照片。告诉你吧，我和男人睡觉的照片多得是，公安局办我的案子时收了一些，可大部分没有被他们发现。你要是想要，我就给你。”

毋庸置疑，李兰香是那种久经“沙场”的流氓老手，破罐子破摔，厚颜无耻到了极点，也可怜到了极点，他们在做一些让常人看来非常低级无知的举动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也许还觉得自己那样做很美。对这样的人，是无法讲理辩论甚至训斥的。我决定不理她，冷静地看着她的表演。

她竟站起来，头一昂，两手将头发向后一拢，做了一个舞蹈动作，扭动起来。

我看着她的表演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

“我的动作还行吧，要不要露一下大腿和乳房？”

我不置可否。

她扭了几下，突然停了，又重新坐到木凳上，惊奇地望着我。

我们对视着。

半晌，她恢复了常态，一反方才放荡的举止，竟怯生生地问我：“你，你为什么不训斥我？”

我这才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说过，我虽然是警察，你是被囚禁受罚的人，但今天我不是办案，我们是平等地谈话。你谈你的情况，你需要知道我的什么情况也可以问，我会毫不隐瞒地告诉你。如果你愿意交我这个警察朋友，我也很乐意。”

“那么，请问你的名字可以吗？”

“当然。我叫高峰。”

“高峰！你就是高峰？”李兰香突然激动起来。

“对，这是我的笔名。我的真名叫高……”

“我只要知道你的笔名就够了。”她打断我的话，“你是个大好人，你写了不少关于我们犯人的文章，你理解我们内心的痛苦，同情我们的遭遇，并不是一概的批驳。我们很多人爱读你的文章。上个月你有一篇写一个失足女犯人的文章，我们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只有你理解我们，虽然都关在监狱或者劳教所，可我们的本质和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心里也不由得一阵高兴，便微笑着点点头。

“我什么都告诉你。”她说。

冷冰冰的祁连山，野骆驼驮来一颗孽种

西过黄河顺一条川走二百来华里，横亘着一座大山，这山叫乌梢茆，是中国最有名的祁连山的一个支脉，和东西走向的祁连山形成了九十度的态势。岭中有一条关隘，便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峡谷，是从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的必经之路。乌梢岭不高，仅仅 3600 米，在西部也无甚出众之处，只是因为它挡的路太重要了，才有了点名气。顺公路爬上山顶，便可看到几个不同的世界：南边，是高峻的祁连山，山顶一年四季戴着白帽子，山腰山脚青幽幽的，险不可测，仿佛有人用巨刀在它的身上刻满了纹印，

棱角分明，沟壑陡峭笔直没有一草一木；东边，是个川道，川里绿野茫茫，满山遍野的果树、庄稼，每年一进入五月，树枝还未发绿，但满山遍野开着梨花、苹果花……一片雪白粉红的世界，这里人烟稠密，鸡犬声不绝，一派“人烟扑地桑柘稠”的景象；西边即祁连山以北，便是一片死寂的世界，地皮在这里似乎已变得一文不值，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怪石嶙峋，稀疏的芨芨草、骆驼刺嵌在怪石缝中，抵御着肆虐的骄阳和风沙。

就在这广袤的戈壁滩上，竟生存着一个完整的村庄，而李兰香就出生在这里。

西夏王的高贵血统，天边来的杀人犯

这个小村子里有个孽种，是从天尽头的外省来的。翻遍祖宗几百代，他与这个村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长得精明，没人知道他在外边犯了弥天大罪，没人知道他是哪一省哪一县的人。他自称老家遭了大水，全家死得就剩他一个，他只好来这里找个媳妇过日子。这地方缺人，靠近河滩的地方，看似干滩滩，可只要挖开，种啥长啥。所以，大家非常欢迎他移居到这里，从此村里多了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多了一片庄稼地，也多了一个能繁衍健康后代的种。他很快就结婚了，媳妇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精明人，长得也好。

她为这个孽种生了兰香、兰芳和一个儿子，个个精明得很。

千石滩也养人。因为身后就是祁连山，祁连山千年万年的积雪化的水，到下边不远的戈壁滩上就干了，太阳蒸发掉了一部分，地下渗掉了一部分。可村里吃用够了。这村子里也有一个令人辉煌骄傲的传说，这传说庄严而神圣，一点也不虚妄。说这村子早先很大，大得犹如一个县

城。原本是一个姓李的家族，西夏李元昊的地盘。西夏被灭以后，有一个李皇的儿子逃到这里隐姓埋名住下来。灾难过后，又恢复了李姓，他们认为自己是高贵的皇族，血统不一样。因此，这里保持了皇族的一切礼仪，并和外界不通婚，认为一旦通婚，皇族的高贵血统就没有了，子孙们不但没有更加精明，反而一代不如一代。后来，虽然这村里也来了些杂姓，可来得太少，终于没法改变这原始愚昧的通婚方式。

兰香漂亮、白净、苗条，没有河西乡村姑娘的那种黑红色，本来就不俗，在这村里简直就成了天仙。天仙是天生的。生存环境的恶劣，住地的偏僻落后，愚昧的村人并没有影响她。祁连山、石头、戈壁、沙漠、土屋、土炕似乎成了培养她天生丽质的恒温箱。她在猛长，她在快长，十五岁就亭亭玉立了，成了村里精明的小伙们追逐的目标。那些傻小子一见她，就咧嘴傻笑，发疯地追她，有时趁她不注意，猛地上来在她白白的脸蛋上摸一把，亲一口。

兰香记得在她小的时候，父亲特别本分、老实，对妈妈也好，可渐渐的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操着一口外乡话常常骂他们，骂妈妈，再后来，就打妈妈，抓住妈妈的头发往墙上撞，妈妈性格懦弱，怎么打都能忍。他还常常喝酒。这地方种点粮食就够吃，养几只羊在滩上一放就有了钱。可钱一到手，他就喝酒，一喝就醉，一醉就打人。

当他打人时，还不时地露出一句口头禅：“老子要不是犯了法，能跑到这鬼地方！”

有一晚，他又醉了，回来时眼睛红红的，喷射着凶光，可没有打人，因为踉踉跄跄走到门口就倒在地上。兰香、兰芳和母亲赶紧把他抬到炕上。

他呼呼地睡着了，一阵哭，又一阵笑，突然喊：“老子这辈子值得，杀了四个人，四个人……”

妈妈吓得直发抖，知道他在内地可能杀了人，可一点也不敢问不敢提。她没有勇气去告，她也不知去告。再说，这是她的男人啊！

有一晚，兰香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觉得被窝里钻进一个人，吓了一跳，睁开眼，原来是爸爸。

“爸，你干啥？”

“乖孩子，你是爸爸的心头肉，爸爸搂上你。”

兰香没说啥，心里觉得甜甜的，哪个孩子不想得到父爱？这可是打自己记事起没有过的事。他把她搂着，在她身上乱摸，她觉得很舒服；再后来，他就趴在她的身上……兰香长得虽然漂亮，心高，可还是单纯得很，就像一只初出娘胎的小羊羔，纯净得如祁连山山顶上的雪莲，不曾见过人世间的任何尘垢。这里没有电视，没有书刊，她什么也不知道。她觉得这就是父爱，父亲就应该是这样的。每天晚上父亲都来，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两年。

直到兰香16岁，才渐渐地明白了，这是一种人伦颠倒的禽兽行为。她感到极度的羞辱，也感到很害怕，她恨不能逃离这个家，晚上睡觉她不脱衣服了。有一天晚上父亲又来了。

“爸爸，我求求你，不能这样，你是我爸爸。”

“爸爸爱你呀。”

“爸爸，你……”兰香又急又羞，往床里边躲。

“怕啥呀，你不说挺好嘛，再说，你早不是姑娘而是婆娘了。”

“爸，这是作孽。”

“哼！作孽，爸爸这辈子作的孽多了。”他扑过来，一把抓住兰香。

兰香下意识地给了父亲一巴掌。

“好啊！我把你养活这么大就算白养活了。你花了我多少钱，说！我要用这些钱娶女人，不知能娶多少。”

“爸，我喊我妈了。”

“好啊，你想翻天了！”他顺手抄起炕边一根棍子，眼里喷着淫邪而凶恶的光，“你再不听话，我就杀了你！”

“杀了我也不怕！妈，妈！”

妈妈急急地从另一个屋子过来，披头散发、不顾一切地向这只饿狼扑去。她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勇气，这么大的劲。她的勇气和劲来自一个善良母性对雏儿的保护，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她狠狠地在父亲身上咬了一口，咬下一口肉。她忍无可忍了，新仇旧恨积到一起，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报复力量。

父亲号叫了一声滚下炕，逃出门去。

母亲紧紧地抱住兰香大哭起来。之后，安顿兰香睡了，母亲又回到自己的屋里。

第二天，我们才发现，母亲悬梁自尽了。

为人妻——生命的欢愉

母亲死了之后，兰香越发感到人世间的凶险和孤独，每天一到天黑，她就不敢睡觉，她真想逃出去，可逃到哪儿去呢？她无法知道戈壁滩和祁连山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她不敢跑，为了逃离虎口，她只有一个希望：有个自己的家，有个男人。她甚至想，如果这个男人比她大十几岁，哪怕是个瘸子拐子也行，只要不是瞎子。

父亲从那晚被母亲咬掉一口肉后再也没有回来。母亲是村里人帮着草草埋掉的。从此，兰香给弟弟妹妹做饭，三个人相依为命。

两个月后的一天，父亲突然回来了，并带来一个小伙子。

小伙子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酒、烟、花布料、衣服。

“兰香，做饭。”父亲吩咐。